

难忘老山的一次战斗

章化齐



进观察,确定接近无名高地的路线、时间、作战预案等。根据团部作战计划,我们于2月9日7时开始组织实施秘密开辟通路,从149高地西南侧出发,前方侦察组掩护工兵班长夏景卫秘密开辟通路,慢慢地向无名1号高地接近。9点50分,顺利拿下了无名1号高地。11点,前方侦察组拿下了无名2号高地,并继续向无名3号高地推进。无名2号、3号高地全是怪石,前进时侦察人员边掩护边搜剿边推进,快中求稳,对每个自然溶洞都认真进行清缴。下午4点,与躲在无名3号高地东侧自然屯兵洞的越军一个班交火,最终将其全部歼灭。此次战斗速战速决,毙敌9名,缴获敌40火箭筒、单兵火箭、机枪、冲锋枪等武器及军用物资一批,我突击队人员无一伤亡。我在

这次战斗中组织有方、指挥到位、战绩显著,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此次赴老山地区参加轮战,我所在特务连因战受轻、重伤16名,还有5名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他们的热血洒在老山,他们的灵魂融在那片热土上,也融在那些盛开的老山兰里了。

33年前中越边境线上,战士们浴血奋战,捍卫了祖国尊严,创立了鼓舞全国人民的以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为核心的老山精神。老山是一座英雄山,如今硝烟散尽,旅览其山,仍可领略昔日战场的悲壮。今年6月份,我与五位战友重返老山,到麻栗坡县烈士陵园,缅怀那些长眠在南疆的烈士,同时我也非常思念曾在战场上朝夕相处生活战斗了一年的战友们!

半壶水感动一生

柳凤春

都说新疆伊犁是塞外江南,但第一次与它接触,就让我感觉像是抱着黄连敲门——苦到了家。

北疆的四季,春、秋季总爱偷懒,好像冬季和夏季不知疲倦地轮流值班。新兵下连后,跟随班长到了班里。为了迎接上级军事考核,连队负责连进攻考核场地的工事构筑。盛夏的太阳是那样的毒辣,带着超强的紫外线,野外驻训,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,当地还缺水,水成了我们的第一需要。

工事构筑在继续进行着。我抬头看了看天,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。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光了,但我还是忍不住举起水壶,希望从水壶里倒出最后一滴水。我张了张嘴,使劲咽了口唾沫,喉咙中像塞了个小火炉。我恨这块干涸的土地,我恨这火辣辣的太阳,恨竟连水都供应不上的炊事班长。

给!后面递过来一个水壶。我想也没想,拧开盖子,咕咚咚,几口喝了底朝天,顿时我感觉神清气爽了许多。当我水壶重新递给那只粗糙满是茧子的手时才发现那是班长。施工仍在继续进行着,天依然很热,仿佛空气都被点燃了。班长,班长,你怎么了?我听到同班小马急切地呼喊,扔掉铁锹跑了过去。快!水,水,谁还有水?卫生员小李大叫。把几个水壶合成半水壶喂下去,班长睁开了眼。

对不起,班长,刚才我——惭愧至极,我捏得拳头嘎嘎作响,恨不能给自己一拳。班长见状,轻轻摆摆手说:小柳,没你事儿,儿子娃娃(新疆方言,意思是男人)哭个鸟,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兄弟,赶紧干活吧!

后来的日子里,因写得一手好字,在班长的介绍推荐下,我到连部当起了文书,这为我考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,图书室的铁将军的钥匙也由我掌管,闲暇课余,我会钻进书堆,尽情吸吮其中的养分。带着班长半壶水的感动走进军校,学习遇到拦路虎,训练更是苦中苦,但班长的话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去披荆斩棘克服困难。2000年,我如愿以偿考上军校。2008年,我从新疆调回山东。

从西部边陲到齐鲁大地,相隔4800多公里;从入伍到如今,军旅生涯已画下19个年轮,但半壶水的记忆依旧如新。即使在新兵连常被处罚,铁砂掌和用雪搓脸,但惩罚是假,耐寒训练是真,自那以后,入伍前在老家年年生冻疮的我,此后便奇迹般地地与冻疮绝了缘。

跨越百年的爱恋,只为寻找一个结果,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暗中不寂寞,穿越万里的情谊是你在尽头等我,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去守候。从新疆调回山东,班长那壶水跨越遥远的千山万水,烙刻在我19年的军旅生涯并将延伸到今生的每一天,新兵入伍、老兵复员时总会想起班长憨厚的笑脸,半壶水也会一直感染我、激励我,让我品读兄弟、回味战友情,让我从中汲取待人接物、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。

随着时空渐行渐远,之后与班长交流的书信越来越少,偶尔通话时也难以有客套话后的尴尬和不知所言,但班长的那半壶水仿佛跨越了时空的距离,始终萦绕在我脑海。它让我品味出的不仅仅是一口水的甘甜,更是那浓浓的战友情谊和兄长关爱,还有那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应无私给予、顾及他人、越应懂得奉献包容与分享的朴实道理。

边防哨所一起站过岗,风雪路上一道执过勤,战友情特殊的情,共同的经历编织成,在一起时淡如水,分开的时候比烈酒浓。当熟悉的旋律不时响起,班长仿佛就站在我身后,用粗糙的大手给我递过水壶。我相信,这半壶水比酒浓,足以让我幸福一辈子。

新兵连,人生磨炼第一步

□金连升



有自来水,每天都是运水的车送过来。先满足炊事班用水,我们每人只能接到一脸盆的水,这一脸盆的水是先洗脸,再洗袜子,最后洗完脚才倒掉。衣服都是利用星期请假半天(有时间到附近老百姓的商店买点牙膏、香皂、邮票等日常用品),拿到山下的水塘里砸开冰洗,一个星期洗一次,平时不洗也没水洗,没时间洗。晒出去的衣服,过一会,只要提起袖子,整件衣服都能举起来。

新兵连最害怕的就是紧急集合了,不知什么时候吹起急促的紧急集合号,大家必须赶紧起床,不能开灯,不能说话,摸黑穿衣服,叠被子,三分钟之内跑到操场集合、点名,然后绕操场跑步,有的背包没打好,一跑背包绳散了,只好抱着被子跑,非常狼狈。连队领导的点评,有时让你羞愧、无地自容,所以每晚大家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都是放在固定的地方,生怕紧急集合时穿错,提心吊胆地生活着。

新兵连最高兴的事,除了唱歌(因为我是音乐老师,连队的唱歌一般都是我教的),莫过于晚上能看场电影。那时,连队没电视、没电话,

更没手机。团里的电影队在操场上架好机器,我们带着小板凳,整齐地排着队伍。开映前,我们唱歌、拉歌。尽管天气很冷,大家都不会中途离队,何况离队是要点名批评的。

新兵连最难熬的也许就是晚上了,每晚都要轮流站岗,一个人2个小时,睡得最香时被战友叫醒,不得不起来拿枪站岗巡逻。外面天黑、风大、又冷,不多时就跑回门口的门帘内,烧炉处取暖(东北的门上有一扇门帘,挡住外面的风进来,也挡住室内的暖气往外跑)。夜深人静,是特别想家的时候,想家的时候就拿出家信反反复复地看。读着家信,在让我感到幸福和温暖的同时,更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。

一晃,四十多年过去了,可短暂而漫长的新兵连三个月的工作、生活、训练还历历在目,时时在我头脑中重现,很多很多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,是那样的弥足珍贵,挥之不去。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,是我人生磨练的第一步。人生最美是军旅,有当兵的经历,永远不后悔。

1984年7月21日,我所在部队离开杭州营房,开赴驻训地——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。参战时,我担任特务连副连长,兼任团司令部作训股侦察参谋,主要分管对越军侦察任务,战时联络代号为“猫头鹰”。在老山前线驻防一年时间里,我先后组织和参加了侦察兵的临战训练,还组织并参加了2.11.3.8.5.4等重大战斗,取得了辉煌战果,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页。

最完美的一次战斗,是组织实施2.11.偷袭无名1号、2号、3号高地战斗。

无名1、2、3号高地位于我方169高地、149高地与168高地之间,是147高地山脉延伸,高地以坚韧怪石、自然岩洞为多悬崖陡坡为主。无名1号有交通壕。据我方前沿阵地报告,无名1、2、3高地时有越军出入,预计不少于一个连的兵力防守,对我前沿阵地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。我团接防后,没有采取过大的出击行动,可每天伤亡人数不少,不是被越军阻击步枪打中,就是被炮火、地雷炸伤,部队士气十分低落。为了改变现状,提高官兵士气,打击越军嚣张气势,团指挥部决定由特务连侦察分队组织偷袭无名1、2、3号高地,扫除我方前沿阵地的障碍,并指定由我组织指挥。任务明确后,我迅速组织侦察人员到149、169高地前沿抵

1976年12月26日,一列闷罐车经过4天3夜的长途奔驰,把我们356个永康小伙拉到了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。

我的新兵连驻地是王迁,地处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的一个小山包,营地是当年知识青年盖的、住过的房子,一排排连在一起,一个门进去左右两间房子,窗户边是一排土炕,进门口有炉子砌着,用来烧煤取暖、煮水等,火气通过炕的另一边的烟囱排到室外。

新兵连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,要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,从一个老百姓向一个军人的转变,连走路都得从头学。

东北的冬天,气温零下二三十度,再加上呼呼的北风夹着雪花,拍打在我们这批南方兵的身上,那感觉自然是非常的煎熬。身上穿的是棉衣、棉裤、罩衣、罩裤(套在棉衣、裤外面的衣服),脚上穿的是里面有毛的大头鞋,头上戴的是有毛的大头帽,尽管是这样全部武装,可站在冰天雪地里,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更尴尬的是解手,东北的厕所没有盖,下面也是空的,一拉出来,老乡马上会铲去当肥料。小便拉出来就结成冰,每解一次大便,屁股都是冻得冰冰的。

吃饭总是靠抢,这一点从永康出发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。吃饭时间,先排队唱歌,然后每个人一个小脸盆,有经验的兵,第一盆总是装少一点,第二盆才是满满的。如果你第一次装得满满的,那第二盆就轮不到了。吃的菜大都是东北大白菜,大白菜藏在地窖里,挖出来吃的时候也都是冰。每次轮到帮厨洗菜时,手都冻得通红。

我们的新兵连住在山头上,没

